



■工友情怀

可爱的人

□王士全文/图

国有粮库，大都利用资金优势开展异地购销存储贸易粮食业务。收购时，要检验粮食的水分、生霉粒、破损率、杂质、化验粮食的等级，都符合要求了，你送来的粮食我才要。车进车出，粮食检斤过磅、填单子、卸车、货位调度。粮仓装满了，夏天还要经常钻进闷笼似的粮仓检测粮食温度、湿度，预防粮食潮热板结变质，预防粮食产生虫害……冬天，照样钻进仓内，防止粮食结露，这一切活动，还都要有专业记录、上传等等。

粮食销售出去了，如果客户要求，还要“过杂”后才能装车，与入库同样的检斤过磅、填写出库单、各类的票据，核实货款到账情况……这些工作，在粮库里需要仓储科、业务科、综合科几个科室配合，检斤员、化验员、业务员、保管员、统计员、复核员多个岗位工种才能完成。可在异地存储的粮食，不可能设立科室、设立各个岗位，收粮时，往往一名粮食化验为主的化验员，另一名名为“驻库员（负责人）”的，则全权负责其他所有业务环节，还得协调车辆进进出出、协调客户什么时间送粮、拉粮……想想头都大。有人说过，一个合格的驻库员，给个科长都不换。我说，一个合格的驻库员，更像戍守边关的封疆大吏，上上下下、前后左右，驻库员都得想到了，都得做到了。业务忙的时候，一天没早没晚累得筋疲力尽，下了班还要整理各类票据、填写各类记录，每月还得“伺候”各种检查。没有超强的意志和素质，不是官的这个封疆大吏还真不好当。

公司的王斌、索永胜就是这样的封疆大吏。三四年了，一个驻守河北献县，一个驻守河北玉田。

每次去玉田检查，私下里与王斌聊天，问他的工作情况。王斌说，年轻，累点、苦点不怕。就是有时候真想家，想孩子，怕寂寞。晚上没事的时候，就和父母家人、孩子视频，好不容易回趟家，孩子都不认识爸爸了。

听着让人心酸啊！驻库员一年在外边多长时间？恐怕得三百天出头！听驻库员说过大年三十儿的感受，地外荒郊野外外仓库，租用库房单位的人都回家过年了，没有食堂，旁边没有饭馆，叫个外卖都不方便，只得泡碗方便面，就着真空包装的熟食给自己过年。孤单单地看着三十儿晚上的春节晚会，强装笑脸地和家里的人视频……唉！每次单位去人检查，本来被检查是件让人头疼的事，可驻库员是真盼着“家里”来人检查，每次检查完开车走的时候，看着车窗外恋恋不舍、孤孤单单的驻库员，亦步亦趋挥着手，窗里窗外的人心里都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子……

索永胜比王斌大，小个儿的孩子都上初中了，年事已高的父母有弟弟照顾，驻库在外还心里踏实些。但前年的一件事还是让人感动。

前年夏天，存在库房里没售出的玉米发热，粮食发热的结果就是潮热的粮食板结、生虫，虫害的湿度、排泄物加快粮食发热，结果是粮食迅速霉变。因为粮食短时间不出库，当时就索永胜一个人承担粮食保管任务。发现粮食发热，大热的天，小索天天钻进闷笼一般的仓房，天天把发热的粮食用铁锨挑开散热，早中晚测量着粮食温度变化。那天，小索爬粮堆的时候右腿韧带拉伤。小索当兵出身，加上身体壮实，大腿拉伤的事没跟单位说，贴上两帖伤湿止痛膏，天天瘸着腿照样上仓处理粮情，腿伤半年多才算好利落。

事后说起这件事，小索憨憨地笑：拉伤早晚有个好，但粮食温度上来，坏粮可不是一斤两斤，一毛两毛的事，那可是成吨成吨的，几十几百万的事啊！担不起啊！

祖国的疆域有我们可敬的人民军队戍守，十亿人口大国的用粮安全，类似王斌、索永胜一样的驻库员，同样看不见地在戍守着一方“疆土”，保卫着这份“疆土”的安全，他们同样是可爱的人。

器物上的温情包浆

——读吕峰《一器一物：遇见旧时光》

□李晋

吕峰写的老器物题材文字，我在微信公众号上看过几篇，想不到很快就以《一器一物：遇见旧时光》为名结集出版了。

是书封面装帧很简洁，不同的横行平面上摆放着碗和罐，均是暗黄色色彩，看上有些沧桑、古老的气息。碗、罐等老器物的故事浓缩于18万字的书里，写得家常，读来亲切。

器物与人，互为辉映。这大概是吕峰的观点，他说，“器物与人接触、发生关联后便获得了生命和滋养，而老物件更是承载着感情、记忆甚至历史和人文”。

那些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器皿，那些摆放在不起眼地方的物件，在我们的生活中若有若无，却又格外沉重。

器物能让我们提炼出时光的美好元素，人生路上，需要行走，更需要珍惜。

有些家庭所用的瓷碗，为几代人所使用，堪称“传家宝”。

吕峰家里的粗瓷碗，白瓷釉，碗边有蓝色纹理，口大肚浅，他的奶奶昔日总用这只碗盛上第一碗饭给爷爷吃，当奶奶去世后，爷爷拍着奶奶棺木，痛哭

地念叨，“你走了，谁给我盛第一碗饭呀！”这样的粗瓷碗，是爱情的信物，它的价值不低于是贵重的金银首饰。

缝纫机和手表、自行车一起，曾是乡人结婚时所需的“三大件”。吕峰将之称作“艰苦岁月的调色板”，他家里的缝纫机，虽已失去功用，但母亲却舍不得把它卖掉，有时间母亲就会擦拭缝纫机，“那小心翼翼的神情，像擦拭一件宝贝”。

母亲之所以爱护这台“退役”的缝纫机，是因为母亲曾用它缝补过家人的衣服、缝制过被罩、窗帘等，还用它做过一些针线活，改善了家人的生活。

吕峰观察和呈现的，是器物里贮藏着的世相百态，以及传统、民俗、情感，是不该被遗忘的文化记忆，我们及我们的后人，需要这样精细勾勒的生活印象。

书海掠影



老村新生

□沈学

十几年前，当我手握石头块，蹲在村里的泥地上写写画画时。绝对不会想到，今天的我，会以一支笔，来回顾一个村子的前世今生。

那会，我们祖孙三代挤在只有几间屋的青瓦平房，日子过得皱皱巴巴。睡在西房，能十分清晰地听到东房的咳嗽声。

小的时候，我在乡下上过两年学。学校只有两三个老教师教课，老师们都操着一口浓厚的乡音，学生不多。有的孩子课上着上着，突然回去种田放牛去了。从此，他们的一辈子也就留在了山村里。学校离我家不远，中间既有狭仄的土公路，也有曲折的羊肠小道，路沿边的野草长得极深极茂。天晴尚好，一遇上下雨，路面上便泥泞不堪，滑倒在田里塘里是常有的事。因此，我上学路上的安危，一度成了全家人最牵挂的一件事。

不上学的日子里，有很多个傍晚，我常独自坐在门槛上看暮色四合。看瘦削的爷爷从很远的地方挑着一担死沉的柴火回家。回来后放下柴担来不及歇息，接着又抄起扁担和水桶，去村西边几百米外的老井挑水，来来回回几趟才能让那口大水缸喝饱。人活在大地上，势必要靠大地接济。

乡下，每年的春耕秋收季节是最忙的。到春天插秧时，村里头的土地，会整整齐齐站成一排，一一接受人们的弯腰致意。我曾在家无数次看到过，从水田插秧回来的奶奶，痛苦地坐在小凳上，用手撕下小腿上附着的一条条水蛭，生生扯下一串串血来的场面。

春耕累，秋收更累。七八月里，天色还是朦胧，就得带上刀具茶水去田里割稻。提前半晌去，就能避开半晌日头的毒辣。搭线、装打谷机、抱禾把、打稻谷，没一样不在烈日烘烤下进行，连稻田里的空气也难逃宿命，被酷热搅得心旌摇曳、热浪翻滚。置身其中劳作的人们头顶骄阳，背上和脸上汗如雨下，衣衫干了又湿，湿了又干。

一个农民的一生里，永远有着干不完的活。活，就像是天生从他们骨子里血肉里长出来的一样，一茬接着一茬，无休无止。他们把力气留给了山上的每一棵草木、地里的每一抔泥土。直到多少年后的一天，整个人只剩下乘风而去的轻巧。他们的肩上曾挑起多少生活的磨难，他们亦步亦趋的希望，这些，我都没有丈量过。

前后不过十来年，眨眼我已长大成人。这十多年里，

我亲眼目睹了一个村子的脱胎换骨。

村里头原先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狭窄土路，现在全是清一色的宽阔水泥路；原先路边低矮的土砖房现在已变成清一色的俊楼房。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，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不辞劳苦地跑去老井挑水。田里的稻谷，到季直接机械化收割，再也不用人们顶着烈日劳作。如今的交通也发达了，当年卖菜进趟城要翻山越岭几个小时，现在开了新路，定期有班车来往，来回一趟的时间大为缩短。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，村里孩子都去了镇上正规的公办学校上学。而那所乡下小学早已荒置许久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也许国家的兴衰历史是波澜壮阔的一条大河，可具体到百姓家里，那就是一针一线、一米一油的微小而辽阔的事情。我脚下的这个小村庄，它以自己瘦小的身子、全新的骨血，将时代的进步和祖国的强盛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我和我的祖国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

照片）。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